

热捧与冷遇：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

卢冬丽 熊 玥



摘 要：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经历了武侠的领跑、儿童与科幻的接力以及网络文学的多元发展三大阶段。相比当代科幻文学在日本引发的热潮，儿童文学有一定反响，网络文学则备受冷遇，在日本遭遇了“热”与“冷”的双重境遇。横向维度上，通俗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力远逊于欧美；纵向维度上，科幻文学一枝独秀，凌驾于其他通俗类文学。“热”与“冷”一方面源于日本译者和出版社的翻译选择偏好与推广策略，另一方面凸显出日本读者的接受审美。当代通俗文学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学本体特质及其大众化、传播力强的媒体特征，可以通过提质转型、作品国际化、贴合日本生态环境的“长尾效应”产业链，多路径构建在日本译介的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通俗文学；日本；译介

A “Hot and Cold” Dilemma:

The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in Japan

LU Dongli XIONG Yue

Abstract: China's contemporary popular literatur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pluralistic development: martial-arts fictions come first, followed by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science fiction and online literature in Japan. Online literature had a “cold winter” in Japan when compared with the hit brought by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certain positive reception brought by children's literature. It went through a “hot and cold” dilemma. Viewed from the horizontal angle, the spread of China's popular literature in Japan is way behind in Europe and America. From the vertical angle, China's science fiction outshines other popular literatures. On one hand, the dilemma is the result of selection preferences and advertising strategies of translators and publishers in Japan. On the other hand, it implies the acceptance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Japanese readers. The contemporary popular literature not only has the own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and world literatures but also the popular and wide-spreading features of media. It can create a new situation for Japanese translation

through improving the quality, internationalizing the works, catering to the “long-tail effect” industry chain of Japa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others.

Keywords: China, Popular Literature, Japan, Translation.

1. 引言

近些年来,形态丰富、特质鲜明的中国文学及作家作品陆续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文学交流的中国作家身影日渐增多,科幻小说、网络文学等“出海”成果显著。(许钧,2021)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进程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从经典的纯文学到流行的通俗文学,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各种题材的作品纷纷得到译介,构成了文学“走出去”的丰富图景。(吴贇等,2019)2019年《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2018)》主编姚建彬介绍说:“不少国家对中国文学的关注,除了继续聚焦于传统的纯文学作品外,还将感知触角延伸到了中国当代的武侠小说、悬疑小说、推理小说、盗墓小说和各种当红的网络小说。”武侠文学、儿童文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新门类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是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刘慈欣和郝景芳分别斩获2015和2016年的雨果奖,曹文轩2016年折桂国际安徒生奖,《三体》《北京折叠》《草房子》成为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海外代名词。通俗文学颠覆了海外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认知,透过通俗文学折射出来的中国当代人文社会也逐渐被海外读者认知并接受。

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海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蓬勃态势。但是,译介整体仍处于一个相对陌生的状态,不同语种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温差”。此外,通俗文学单向性的推介也反映出中外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态势。本文聚焦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的脉络历程与现实图景、面临的困境及引发的思考,反思通俗文学如何进一步融入以西方和本土为中心的日本文学的对话之中,达成通俗文学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可持续发展。

2. 通俗文学及其特质

中国文学史上通俗文学虽然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一直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不受主流文学批评家重视。针对这一现象,范伯群(2004)认为“专门以一元化的文学作品去满足全民的多元需求,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促使通俗文学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总结出一套通俗小说创作的规律,……总结出他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某些不足的教训中,建立我们中国特色的通俗文学理论体系。”

汤哲声(2018)认为通俗文学不同于平民文学、大众文学和民间文学,“它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延续,依托于大众媒体和市场运作,主要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类型化和世俗化阅读。”通俗文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延续,诠释了当今通俗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民族性根源。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具备五大要素:大众文化

的文字表述、强烈的媒体意识、商业性质和市场运作过程、程式化特征并有传承性、当代社会的世俗阅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已经具备了完善的体系,形成了以武侠仙侠、玄幻志怪、都市言情、历史军事四驾马车齐头并进,游戏竞技、探案解密、恐怖悬疑、宫廷斗争、青春校园等题材奋勇争先的景象,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偏好虽有不同,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国际传播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张翼飞等,2020)

3. 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的现实图景

3.1 武侠:当代通俗文学的领跑

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受20世纪90年代武侠影视剧、卫星剧场热潮的影响,1996年德间书店出版了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全4卷(《書劍恩仇錄》),由中国文学研究者冈崎由美翻译,此后亚东书店亦有出版,在日本颇受好评。这股“武侠热”持续发酵,截至2011年德间书店、小学馆、学习研究社等多家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金庸的《天龙八部》全8卷(《天龍八部》,土屋文子译)、《射雕英雄传》全5卷(《射鵬英雄伝》,金海南译)、《神雕侠侣》全5卷(《神鵬劍俠》,冈崎由美、松田京子译)、《笑傲江湖》全7卷(《秘曲笑傲江湖》,小島瑞纪译)、《倚天屠龙记》全5卷(《倚天屠龍記》,林久之、阿部敦子译)、《鹿鼎记》全8卷(《鹿鼎記》,冈崎由美、小島瑞纪译),古龙的《楚留香传奇》(《楚留香》,土屋文子译)、《边城浪子》(《边城浪子》,冈崎由美译)、《多情剑客无情剑》(《多情劍客無情劍》,冈崎由美译)、《陆小凤传奇系列 绣花大盗》(《繡花大盜 陸小鳳伝奇シリーズ》,阿部敦子、冈崎由美译)、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七劍下天山》,土屋文子译)等20余册武侠小说。其中,金庸所著的15本武侠小说全部发行了日译本。

冈崎由美是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是武侠小说在日本译介的重要译者,其在中国汉学家中的知名度主要得益于金庸武侠文学的翻译,先后翻译了金庸、古龙的7部小说,并担任金庸小说日译的监修。同时,作为中国通俗文学、明清传奇侠义小说的研究学者,著有论文《翻译金庸小说,翻译武侠文化》《金庸小说的格斗描写》《明代长篇传小说的文体》等,并出版评论性专著《畅读武侠小说的世界》。同为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的土屋文子专注中国三国历史故事,潜心研究《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翻译武侠小说得心应手。林久之主要从事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的翻译,共参与了5本武侠小说的翻译,是翻译中国武侠小说数量最多的译者之一。总体上,以冈崎由美为代表的武侠文学译者多毕业于日本名校,既是翻译家,也是中国文学的研究学者,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化有着相当深厚的造诣,在日本翻译界具有较高的象征性地位。

武侠文学在日本形成通俗文学译介的高峰,“翻译生动再现武林世界的刀光剑影、快意恩仇,对海外读者来说很有吸引力”(许钧,2021)。不过,武侠文学的译介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其热潮维持了大概15年,随着日本读者对于传统武侠文学的热情逐渐“降

温”而终结。究其原因,一是文学界没有出现像金庸、古龙、梁羽生等被誉为“御三家”的武侠文学大家;二是武侠文学本身逐步被仙侠、玄幻、修仙等网络文学所取代,有了更多元的文学表现形式,对武侠文学抱有好感的读者渐渐将目光转向新的文学载体。

3.2 儿童与科幻:当代通俗文学的接力

继武侠之后,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成为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接力者。迄今为止曹文轩有7部作品译介至日本,其中6部以插画、绘本的多模态翻译贴合日本的阅读生态。早在2002年,儿童文学翻译家中由美子十分喜爱曹文轩的短篇作品《守夜》(《よあけまで》,童心社出版),邀请和歌山静子绘画,以绘本形式出版。《守夜》标志着21世纪初期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日译活动的起步。随后,曹文轩的《草房子》(《サンサン》,中由美子译,てらいんく出版社,2002年)、《羽毛》(《はね》,滨野京子译,マイティブック出版社,2015年)均以绘本的形式在日本出版,但反响平平。

2016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其作品在日本儿童文学界引发广泛关注。以曹文轩作品的日译为契机,“中国儿童文学”成为树立社极为重要的文学分类,出版社官网还为此单独开设了版块。树立社与国际插画家积极合作,运用国际编辑室的做法,在日本制作中国故事的多语种绘本与图鉴,与世界各国出版社合作同步发行,大力助推中国儿童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此推动效应之下,树立社陆续出版了岩谷季久子翻译的《远方》(《とおくまで》,2018年)和《风吹到乌镇时累了》(《風のぼうけん》,2018年),水野卫子翻译的长篇作品《细米》(《樹上の葉 樹上の花》,2019年),中由美子翻译的《青铜葵花》(《青銅とひまわり》,2020年)。此外,树立社正在编辑制作“中国少年文学系列”,计划引进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烟》《夏天》以及“萌萌鸟系列”等。树立社大力推介曹文轩的作品,很大原因在于其作品颇具人文深度和乡土情怀,大大扩大了读者群范畴。《草房子》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王雪琴,2015)¹³³,不少成年读者在日本亚马逊和読書メーター等网站上留下书评,客观反映了儿童文学作品在日本并不受制于文本形式的禁锢,具有普世的文学价值,有较为广泛的读者受众群。

儿童文学国际奖项效应也惠及其他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除曹文轩的作品外,近三年中由美子翻译了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如杨红樱的《木耳》(《木の耳》,2019年)、《猫小花和鼠小灰》(《ともだちになったミーとチュー》,2019年)、《寻找快活林》(《たのしい森をさがして》,2020年)、《做梦的房子》(《ゆめみるへや》,2020年)、秦文君的《我是花木兰》(《あたしは花ムーラン》,2020年)、杨思帆的《错了?》(《ちがうかな》,2020年)等。中由美子近30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文学交流,创办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和交流期刊,迄今已发行了39期,是译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中坚人物。此外,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狼王梦》(《紫嵐の祈り》,2017年)由光吉樱和湾仔翻译,大樟树出版社出版。虽然在日本反响平平,但是大樟树出版社是浙江出版社的全资子公司,成为中国出版社主动在海外译介儿童文学的范例。

除儿童文学之外,科幻文学成为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的主力军。虽然科幻文学进入日本较晚,但影响最大。尤其近十年,科幻译介进入快速发展期,翻译活动空前繁盛,呈现出一枝独秀的态势,科幻作品的体系化、规模化日译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2019年《三体》(《三体》,大森望、光吉さくら、ワンチャイ译,早川书房出版)成为中国科幻在日本的代名词,在日本发售一个月内销量超过13万册,在中国书籍中排名第二。截至2021年3月,日本亚马逊网站上有书评998条,笔者统计其好评率中高达88%。“有趣”“获得雨果奖”“翻译质量高”“中国风”成为读者评价的关键词。随后,2020年早川书房强势推出《三体Ⅱ 黑暗森林》(大森望、立原透耶、上原かおり、泊功译),2021年5月推出《三体Ⅲ 死神永生》(大森望、ワンチャイ、光吉さくら、泊功译)。早川书房坦言,正是读者的普遍性认可和市场的广泛接受,才促使出版社积极组织翻译并加速出版。

《三体》系列在日本的成功,除了出版社的积极组织,充满“科幻文学”的文风功不可没。由于日本缺少“既懂中文又懂科幻”的专门译者,早川书房出版社认为“应该由懂科幻的专业人士”来翻译科幻文学,积极招募译者。所以,《三体》系列的译者群落中既有光吉樱、湾仔、立原透耶、上原熏、泊功五位精通中国文学的研究学者,也有知名英日科幻文学翻译家大森望。翻译工作分汉日初步直译、英日转译修改、汉学家校阅三大步骤。首先,汉日译者提交直译初稿,译者在人物塑造、保留中国元素方面颇费功夫。上原熏表示《三体2》依旧保留了很多英文外来语,不直译汉字,如“科幻边界”翻译成“科学frontier”,但“为了表达出作者本来想要描写的那种庄严、美妙,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部分,基本是直译的。”译者泊功从小就是军迷,所以“军队相关的词语和对话应该都译得都比较符合原著”,“东方延绪这个角色我下了不少功夫,希望让她作为女性舰长既有女性的一面,又有作为军人的一面。”大森望基于汉日直译本、汉英中介译本、中文原文本,着力将中国科幻打造成日本科幻迷们所期待的“科幻文学”,而非“翻译文学”。大森望表示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对汉日直译稿进行了超过80%的修改,这才带来了《三体》发售一周以内重印10次的火爆销量。(皆川裕子,2019)而且,英日翻译家大森望是作为第一译者承担所有的翻译责任。《三体》系列在日本的火爆直接引发日本文学界对中国当代科幻的广泛关注,日本主流文学期刊《文艺春秋》《文艺》等连续刊载陈楸帆、王晋康、宝树等的代表作及相关评论文章,空前关注中国新生代科幻文学。

继武侠小说的高峰,儿童与科幻成为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两大接力棒。黄建斌(1998)⁴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坛上“低迷”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家和作品欠缺全球意识、参与意识和组织翻译工作不力”。虽然儿童文学在日本有一定的显示度,但相较之下,离科幻文学的热捧相距甚远。科幻文学在日本的成功一方面在于中国当代科幻作品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通过环境、疾病、爱情、战争等叙事探讨全球人类共同关注的课题,既“继承中国传统文学基因,又颠覆海外读者对中国传统‘纯文学’的刻板印象”(许钧,2021),引发世界性共情。另一方面,译介与传播模式日益专业化,以中国官方机构为代表的翻译赞助人在译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想象”的海外传播成为

体现国家意志的重要文化战略。《流浪地球》等科幻电影的巨大成功,也为科幻文学在日本的持续性发酵注入了一股兴奋剂。此外,20世纪以来星新一、小松左京、筒井康隆等知名的日本科幻作家酿造了日本民众喜好科幻文学的生态环境,为海外科幻文学的接受提供了生态土壤。

3.3 网络文学:当代通俗文学的多元化传播

21世纪以来,网络文学作为新兴文学发展迅猛,“穿越”“重生”“修仙”“网游”等题材的作品在不同阶段受到热捧。2016年,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开始受到学界、媒体、政府管理部门和业界的高度关注。2017年阅文集团上线国际版网络文学网站“起点国际”,标志着网络文学出海从1.0时代的海外出版授权、2.0时代的海外平台搭建与网文内容输出,走到海外原创内容上线及IP内容输出的阶段。

尽管如此,网络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现状不能一概而论,其在日本的传播呈现出与欧美“热捧”所截然不同的惨淡状态。起点国际仅仅用了18个月,就已经拥有了超过3000名注册作者和超过6000部英文原创网络小说。(吉云飞,2019)¹⁰⁷而在日本,中国网络文学起步较晚,目前基本陷入停滞状态。2015—2016年,中国网络小说《全职高手》(《マスターオブスキル 全職高手》,田中未穗译,リブレ出版)仅出版4卷后再无消息,官网已经下架电子版的购买渠道。其中,译者的经济酬劳是重要因素之一。日本的网络作家多是业余的,而且网络支付相对滞后。另外,译介主体非职业化、网络文学语体问题造成的翻译策略不当、瞄准女性市场未能得到预期的效果、传播渠道选择有失偏颇等诸多因素,导致网络文学在日本未能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错失了发展的良机。

网络文学种类多样、可传播性强、受众黏性高,在日本仍具有很大的潜力,越来越多的日本研究者开始重视并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目前《盗墓笔记》《花千骨》的译介工作正在进行中,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上也有一定的讨论度,网络文学对日传播的后续发展值得期待。此外,走红的网络文学在日本呈现出电影、图像等非语言符号的媒介转向,如2014年的《杉杉来了》(《お昼12時のシンデレラ》)、2015年的《何以笙箫默》(《マイ・サンシャイン》)和《花千骨》(《花千骨》)、2016年的《微微一笑很倾城》(《シンデレラはオンライン中》)等以电视剧的多模态形式在日本传播。这些突破纯文本形式的文化输出,为中国网络小说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4. 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的困境

4.1 横向困境:逊于欧美

中日两国本共处“儒家文化空间”,地理与文化环境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日本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内海。尽管如此,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与传播的势头远逊于欧美,尤其在当今网络文学的海外译介方面尤为明显。Wuxiaworld网站自2014年

创立之后,短短一年内吸引百万量级的英文读者,出现中国武侠小说的热潮。而日本最大的读者网站 booklog 上,即便是备受好评的金庸作品,不同出版社的各种版本以及漫画等衍生作品统计共 81 本,书评总数仅 259 条,不少知名作品鲜有评论,标记过“想看”“在看”“看完”的读者相当少。粉丝群无论从总数还是从热度来说,均是较为惨淡的状态。日本读者对于本土同类型剑豪小说的兴趣远高于中国武侠、玄幻仙侠小说。中国网文和日本轻小说虽然同样缘起网络,但是各自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阅读体系,这也是日本有别于欧美通俗文学生态土壤,日本读者拥有更多本土文学的选择。

此外,中国当代网络文学在欧美形成了“接地气”的“作者—译者—读者—网站”正循环系统的传播模式,即“由精英粉丝主导、粉丝集体协商,海外粉丝自发翻译、自主传播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粉丝的接受度适度商业化和全面职业化的模式,是更适应英语世界的文化环境和网络氛围的生产机制”(吉云飞,2019)。相比之下,在日本遭遇的种种水土不服,似乎依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译者的单一性、粉丝精英翻译团队的缺失、付费机制的僵硬使得大规模的网络翻译活动在日本很难持续。欧美的 Wuxiworld 模式无缝衔接“作者层、读者层、译者层与市场运作”,某种程度上可以给网络文学在日本的网络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

4.2 纵向困境:千禧年后的遇冷

20 世纪 90 年代武侠文学在日本传播的高峰难以逾越,相较之下其他类型作品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冷遇”。2019 年初,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在访谈中谈道:“中国当代文学被翻译成日文后,在日本的销售情况不是很好,特别是最近 10 年来情况越来越不好,……日本出版业最好的时期是 1990 年左右,那时候书的种类和印数是最多的,现在则相对要少一半左右。”(刘成才等,2020)日本出版业对海外翻译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出版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在此困境之中,《三体》系列作为海外科幻文学在日本取得瞩目的销量成绩,是非常罕见的。科幻文学的火爆确实存在打破千禧年后的遇冷的困境,迎来了刘欣慈、王晋康、夏茄、郝景芳、宝树等科幻作家群体在日本传播的盛况,有望超越武侠小说的高峰。但从通俗文学整体来看,当今呈现出科幻文学一枝独秀的状态,其他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等虽然在日本市场虽有所突破和尝试,但整体受众度依旧较低。

5. 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的未来

5.1 在日译介的再思考

首先,译介主体的单一化与多元化拓展。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的主体主要是大学等教育研究机构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学者。考察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翻译

会”网站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报》等专门刊物,不难发现其主要成员为日本各个高校的教授、讲师、教员等。翻译家以研究学者为主,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多是基于学者的学术判断或个人喜好,对市场的因素考虑相对较少。早稻田大学的名誉教授岸陽子、中央大学的栗山千香子、庆应义塾大学·成蹊大学的土屋肇枝、中央大学·法政大学等大学的鹭巢益美等人,多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翻译选择上偏向中国当代纯文学,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中国发表出版后不久,就会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出版,莫言的小说的日译就是如此。而通俗文学往往被排除在学术性、文学性译者的翻译选择之外。所以,欧美式的精英读者兼任半专业译者、专业译者,一方面解决了译者对通俗文学的翻译自主选择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丰富拓展译者团队,进行大规模的通俗文学翻译活动,译者的非职业化、多元化拓展成为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首要面临的问题。

另外,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翻译策略。“中国文学的外文译本是原文本的遗失与被解构,体现了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以及中国民族文学在另一个文化场域中的移植与重生。”(张翼飞等,2020)科幻文学的英日转译兼顾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通俗文学海外译介并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刘慈欣的《三体》与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在日本的译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籍华裔翻译家刘宇昆的中介英译本。刘宇昆的英译本兼顾科幻文学中国元素的“异质性”特征,以世界性话语讲述中国科幻,在英语强势语国家中获得强有力的文本生命,成为文本海外生命力延续的重要参照,在海外语境中再度确认文本生命的自我价值(卢冬丽,2021),催生了其在法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他国家“异化授粉”的二次传播。英日翻译家大森望转译中以“科幻文学”的叙事方式讲述中国科幻故事,既满足了早川书房出版社对“科幻文学”而非“翻译文学”的诉求,又满足了读者的异文化理解与科幻文学的阅读审美需求。通俗文学的海外传播中,融通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学本体特质以及兼顾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翻译策略是通俗文学海外译介的重要因素。

还有,译作形态多样化与超文本化。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日语后通常长度都会增加三五成,长篇作品翻译出版的难度相对大一些,而中短篇就会好很多。(刘成才等,2020)因此,中短篇的文库本往往是日本最先选用的译作载体。时至今日,突破静态封闭的文本,从文本走向超文本已成为通俗文学外译的必然趋势。以传统文库本、单行本等纸质媒体为主,辅以数字化阅读,儿童、武侠、科幻、网络文学以绘本、电影、电视剧、图像等多模态翻译形式展现出媒介的转向。日本出版社 KADOKAWA(角川株式会社)的成功提供了一些独到的经验。从事出版业务起家的综合媒体公司角川集团与 IT 企业 DWANGO 合并后,实现了内容娱乐产业、利益最大化的跨媒体联动。角川集团依据“创造 IP、IP 展开的多重化、媒体的多重化”三点经营目标,在实践中独创“角川商法”,即制作以自家发行的小说为原作的动画或电影,并通过大规模的宣传获得影视作品和书籍相乘的宣传效果。书籍、影视、动漫、游戏等多模态、多媒介联动达成多次方相乘的宣传效果,更适用日本这样的动漫大国,不失为“接地气”的传播策略。

5.2 在日译介新局面的构建

当代通俗文学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其丰富的中国元素与贴合大众阅读的审美可以成为海外译介与传播的矛。面对“热”与“冷”的双重境遇,当代通俗文学需要审视自身,创建产业链,实现跨界合作,努力构建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传播的新格局。

首先,通俗文学的提质转型。无论何种文学,其根本目的是要“沟通人类心灵,引发精神共鸣,互学互鉴,相互丰富”(许钧,2021)。当代通俗文学以中国式书写特征展现出独特的价值和内涵,在海外备受热捧的根本因素在于其超越中国文化疆域的人类共情,对中国、对世界现实社会的关照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反思,提质转型是当代通俗文学在海外广为接受的重中之重。韩松(2019)认为:“发生在今天中国的科幻热预示着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恰恰科幻小说更适合表现这种现实的荒诞性,反而是纯文学融入现实没那么有自由度。科幻小说可以给现实提供新的表现方式,……这样的表现力是纯文学达不到的。”欧美国家备受网民追捧的网络文学,正因为其“构建起乌托邦式的精神世界,让读者在丰沛的想象中逃离现实生活的压力与无奈,……这种游离于现实时空之外的文学创作,反而激起对人性根本诉求的认同和期待,……可以说,中国网络文学对于精神审美的超现实建构正是人文价值与思想在当代的新生与发展,也是新时代追寻人类生存意义的崭新艺术形式,因此其接受者也就不止于中国文化疆域,而是能够在全球关注中找到广泛的共鸣与应和。”(吴贇等,2019)⁷⁸仙侠、奇幻、穿越、宫廷、侦探、盗墓等通俗文学融汇中国传统与现代元素,传统神话、宫廷文化、丧葬文化等贯穿其中,在世界通俗文学视域下,构建独具一格的中国通俗文学叙事范式,激发读者对异域的阅读想象,是拓展其在海外译介与传播的根本性因素。

其次,创造产业链“长尾效应”。日本通俗文学产业链极为发达,通常由文学、出版行业、电视剧动画、电影制作、商品制造(手办、玩具以及模型的开发、生产、制造与销售)、游戏制造行业(IT行业)以及更广义的文化产业(迪士尼、东京台东博览馆等)等诸多行业的联动,共同构成产业链甚至产业集群。作为“舶来品”的中国当代通俗文学,想要“接地气”在日本广为传播并被接受,需要注重文学产业破次元多媒体融合,汲取其中的优势应用到当代通俗文学的外译传播模式中,创造产业链的“长尾效应”。例如,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在绘本的基础上着重玩具和模型的开发,相关动漫制作与宣传;科幻文学、网络文学和游戏产业、影视产业联动,提升知名度、趣味性以及社会叠加效应等。主动规避文化藩篱,淡化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冲突,利用好产业链的“长尾效应”进行多元立体传播,衍生影视剧的热播使得感官维度多样化,从而达到提高接受度、反哺原作商业价值的效果。

另外,出版业界的努力和作品的国际化。“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国际传播路径是自下而上,由外而内。正是这种汪洋恣肆的创作与发展模式,使中国当代通俗文学没有裹挟过多的政治指涉,最大限度抵消文化折扣的影响,精准有效地进行传播。”(张翼飞等,2020)获得《三体》海外版权的代理商 Tuttle-Mori Agency(タトル・モリエイジェンシ

一)的社长森健一认为,尽管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存在感相对微弱,但潜力很大。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对日传播的加速仍需出版业界的努力和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国际化。曹文轩获安徒生奖、刘慈欣和郝景芳获雨果奖,在此基础上形成整体带动链,由此《三体》带动中国科幻文学群体、《草房子》带动中国儿童文学群体进入日本读者大众视野,成为其个人和整个文学群体在日爆红的契机。在“作者—译者—读者—媒介”正循环系统下,聚焦问题所在,方能“接地气”地在日本广为传播并接受。

6. 结语

中国当代通俗文学依托于大众媒体和市场运作,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类型化和世俗化阅读,具有极强的文本生命力,其接受者不止于中国文化疆域,而是能够在全球关注中找到广泛的共鸣与应和。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是文本生命力在不同时空中的延伸。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侠文学在日本领跑,21世纪之后,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成为两大接力者。刘慈欣、郝景芳、曹文轩的国际性获奖是通俗文学在日本备受关注的重要契机。德间书店、树立社、早川书房三大出版社积极组织并大力推介,译者的选择偏好及其在日本的象征性地位、几十年如一日对翻译的专注等,是武侠文学、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在日本传播的重要因素。新兴的网络文学在日本虽然陷入停滞状态,但仍具有很大的潜力,媒介转向的多模态翻译为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纵观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日本译介的“热与冷”,整体上日本读者对中国当代通俗文学依旧处于相对陌生的状态。尽管日本对欧美作品的热捧成为潮流,但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世界性主要在于文学本身的被阅读和被接受。另外,译者的专业化与多元化、译作形态的多样化与超文本化、作品的国际性认可,以及出版社贴合本土生态的宣传,多方面联合互动共同推进通俗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中日两国共处儒教文化圈,客观形成中日通俗文学共通的文学与文化基底,要促进当代通俗文学成为兼具话题性和艺术性的世界性文学,日本的译介已经展示出了诸多的可能性,同时也有诸多有待拓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 范伯群,2004.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78-86.
- 韩松,2019.科幻的十三个关键词[J].科普创作(4):52-60.
- 黄建斌,1998.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谈儿童文学的引进与输出[J].编辑之友(1):290-293.
- 吉云飞,2019.“起点国际”模式与“Wuxiaworld”模式: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两条道路[J].中国文学批评(2):102-108.
- 刘成才,藤井省三,2020.莫言、都市文学与中日文学交流: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访谈

[J]. 社会科学论坛(1):173-183.

卢冬丽,2021. 转生、再生与共生: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英日转译的文本生命延续[J]. 外语与外语教学(6):80-89.

汤哲声,2018. 何谓通俗:“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概念的解构与辨析[J]. 学术月刊,50(9):131-139.

王雪琴,商明珠,2015. 走近名著:贴近考点国内篇[M]. 延边大学出版社.

吴赟,顾忆青,2019. 中国网络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内涵、路径与影响[J]. 中国比较文学(3):66-79.

许钧,2021. 深耕文学翻译 增进文化交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纵横谈[N]. 人民日报,04-13(20).

张翼飞,崔宏图,2020.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思考: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国际传播研究[J]. 当代作家评论(3):57-62.

佚名,2019. 中国故事的国际之旅:曹文轩作品在日本[EB/OL]. (06-25)[2021-04-07]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625/c404071-31187392.html?from=](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625/c404071-31187392.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timeline&isappinstalled=0.](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625/c404071-31187392.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皆川裕子,2019. 翻訳者は語る 大森望さん[EB/OL]. (10-25)[2021-04-05][https://shosetsu-maru.com/interviews/translator/21.](https://shosetsu-maru.com/interviews/translator/21)

作者简介:

卢冬丽,女,1980年12月生,江苏南通人,文学硕士,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教育学研究。

熊玥,女,1999年8月生,江苏南京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会计学研究。